



11974

三魚堂外集目錄

第一卷

奏疏 議 條陳

畿輔民情疏

論奪情疏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編審人丁議

請蠲免舊欠議

捐納保舉議

三魚堂外集目錄

復議捐納保舉

時務條陳六款

第二卷

表 策

擬 上臨雍釋奠禮成 駕幸彝倫堂 命

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尚書堯典仍

敕諭師儒勤脩學業羣臣謝表

治法

理氣



刑禮

明史

綏輯

保泰

察吏

治法

養士

治河

殿試策

三魚堂外集目錄

第三卷

策

交泰

經筵

脩省

治法

謀斷

銓政

察吏安民

漕運

風俗

第四卷

策

郊祀

經學

道統

策學

弭盜

三魚堂外集目錄

東南水利

賈董優劣

雲臺二十八將

馬援

姚崇十事

劉晏五事

第五卷

申請 公移

運軍行月糧詳文

辭平山署印文

申平山縣典史文

派灰車詳文

請免灰車詳文

復請免役詳文

編審詳文

覆駁編審詳文

請題減稅詳文

請除派辦井陘道執事詳文

三魚堂外集目錄

四

監生捐納米穀借貸窮民詳文

申直隸學院文

二角

季考示

墾荒示

禁賭博示

三條

禁打降示

息訟示

禁圖賴人命示

禁重利示

懸賞購盜示

禁違禁取利示

鄉約保甲示

申禁差人示

禁革冗牙示

禁演戲示

行查示

禁止夜行示

勸諭監犯示

三魚堂外集目錄

五

第六卷

詩

乙卯候選北上途中偶吟

途中遇雨

清水潭紀事

有儀軒歌

壽倪母仲孺人七十

祝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壽

田家行

滹沱篇贈靈邑貢士馬子隲兼示諸生二十

二韻

贈安平令陳子萬兼訪中州名集十四韻

贈阜平令潘价維視災靈邑十四韻

穎川行贈同寅景翁并壽

贈陳安平子萬并壽

表賢母問

壽叔祖話山翁七十

贈崔平山

三魚堂外集目錄

六

梁溪詠題潘貞女奔喪記

孤松吟送井陘道梅崖李公解任還都

箕山

光武臺

寄山西范進士彪西

送匏湖叔南歸

讀宋布衣傳

贈宗冀州意園并壽

贈潘子遠亭尊人壽

贈曹翁臻萊七十

贈張長史庶常

贈某十四韻

贈姚亘山

贈周敕寧尊慈陳太孺人七十壽

題靈邑南寨村佛寺二絕

讀張文潛江上詩因嘲

門人嘉定侯銓編

先生居敬窮理好學力行闡然自脩不尚文

三魚堂外集目錄

七

采雖晚年道明德立終不敢著書以自表見
若詩古文詞尤不屑爲也故每以世之濫刻
文集者爲戒以爲司馬之癖相如之俳猶見
譏於有道况下此者乎故易簣時篋中並無
遺稿然考其一生著述散軼人間者於文章
諸體已無不備先生雖無自揣必傳之意但
其中長篇累牘片紙隻詞凡出於先生之筆
者皆所以闡明學術陶淑人心維持世道之
文而絕非無用之空言則又不可不亟爲表

章而聽其或存或亡也

禮徵

故與二三同志

旁搜廣緝彙成是編練水侯子大年略訪朱
子昌黎文集分類而前後之琴川及門席氏
漢翼漢廷伯仲復加審定出帑付梓遂得告
成以垂不朽吁是豈可與風雲月露之章同
類而譏之哉康熙辛巳季春姪禮徵謹跋

三魚堂外集目錄

終

三魚堂外集目錄

八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平湖陸隴其稼書著

門人常熟

席永恂
席前席校

奏疏 議 條陳

畿輔民情疏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 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
仰佐 聖治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
情。敢先爲 皇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
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
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皇上加意撫綏。禁止
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
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
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
積久而後。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
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
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

用一子字。審諤之狀。敢言之膽。其凡矣矣。

是疏借為部數。使人惜。

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閒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外集卷之一

二

災州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伏祈 睿鑒施行。

論奪情疏

題爲孝道爲萬事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聖
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
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
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昌
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
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
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
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三

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皇上以孝治天下。在
廷諸臣沐浴於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
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
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
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
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
正所以深愛惜之。况皇上一目所行。天下萬世奉
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
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

竟是朱子曰氣

無容議三序

且見肝膽

三序有

旨如先生

議

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皇上之定奪。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 睿斷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開先用疏

題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開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疏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爲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苴。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其非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

四

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草。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驟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卽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五

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污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 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緣係條陳事理。

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

編審人丁議

協理浙江道事。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陸隴其。仰遵
上諭。謹議得直隸地方。今歲當編審人丁之時。宜
痛除積弊。以甦民困。查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
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以家
之貧富。爲丁銀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開除。此
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皆能留心稽查。惟憑舊冊爲
成案。或聽甲長戶頭之開報。故有豪強隱匿。而無立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六

錐之民。不免於當差。此弊之在不均者一。又相沿舊
習。每遇一審。有司務博戶口加增之名。不顧民之疾
痛。必求溢於前額。故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而增。甚
則人已亡。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溝中之
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檄。始而包
賠。旣而逃亡。勢所必然。是故一審一溢。戶口日加。而
民困日甚。此弊之求在溢額者一。請飭該撫令各州
縣編審務求均平。應開除者卽行開除。勿得苦累窮
民。其有荒瘠州縣開除之丁多。而新收之丁少。不免

仁人之言謂如也。
使吾感慨無已。

稍有缺額者。當據實詳明。聽憑部奪。亦不得濫將粥
獨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亡逃絕。責令里甲包賠。庶
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逃亡可息。亦感召和氣
之一端也。臣隴其謹議。

請蠲免舊欠議

謹議得直隸地方有康熙二十八年下半年。及二十
九年上半年未完錢糧。原因二十八年遭遇奇荒。其
已經題報者。業奉 上諭盡行蠲免。其被災而或稍
有升合之獲。有司未經冊報。及會勘之後。始行續報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七

者。部議不准概免。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及至
秋收。雖號稍稔。然所入亦有限。當大荒之後。私債之
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視俯育。仍覺
不足。又責其兼完新舊之糧。實所難堪。故臣於上年
十月間。具有敬陳畿輔民情一疏。題請豁免。未蒙部
允。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內。
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
可知。又見直撫題叅無極縣知縣范永嘉。將新舊錢

可見
聖祖未嘗不議
其知部臣執拘
何。

糧並徵。以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縣之催

科可知。夫畿輔者天下之根本。畿輔之民不可使稍有失所。當二十八年大荒之後。目今又雨澤愆期。二麥難望。新舊並徵。實非民力所能勝。且此項錢糧。自上年秋收開徵之後。至今已經半年。苟力可完者。必無不完。至今而未完者。皆係真正窮民。雖日事敲扑。終難上納。是無益於國課。而徒苦於小民。臣以爲此所當急議豁免者也。

捐納保舉議

謹議得天下之根本在民生。民生之休戚在縣令。故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八

縣令一官。關係非輕。未有縣令貪污。而百姓不困窮者也。近因有捐納一途。縣令之中。遂不免賢愚錯雜。幸皇上洞見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亟。并保舉之法。而亦捐納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業經臣同衙門御史陳蕃條請停止。現奉部議。然尚有未盡者。敢再陳之。夫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可以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

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爲清廉。則當卽保舉矣。如以爲非清廉。則當卽叅劾矣。卽或有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者。然旣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千天和。故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敕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使吏治可清。而選途亦可稍疏。此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九

復議捐納保舉

謹議得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併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卽貪汙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叅。而其僥倖免於糾叅者。遂得與正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卽無有不一體陞轉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

該議。該議。先生下一
似字。大非得意。亦
可推見部臣之心
焉矣。

以其人教過繁。勢
難盡淨保舉也。

再。用似字。委曲
極矣。憤悶極矣。

停保舉捐納之議。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
舉。而不定期限。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
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
三年。而無保舉。卽令休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
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撈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
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况休
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其榮多矣。何謂刻也。卽
云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
誠有此。若督撫賢。則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十

一 賢明之督撫也。卽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
之人而保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
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
雜。而吏治能清者。似亦難無容議者也。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隸真定府靈壽縣。爲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
生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
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
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

一年陞任江寧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 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陛辭復承 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 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卽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爲故套。剽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七

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痼瘼。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稼穡登塲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

星火矣。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視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三

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剩之銀若干，以上年所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力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

洞見民隱。他人非
不知之。特不肯據
實陳告。實心力行
耳。

先生敦暢厥志。
經畫事權。無
一而非中理也。

恐已厚。不厭其
更厚。仁哉言乎。

雨。方可耕種。稍旱。卽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
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
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
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
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
之叅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寧
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駁查
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人以上
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三

荒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
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
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
地。以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
部奉 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
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
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
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

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於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古

九空。正供錢糧。尚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誦。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闕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誦。以次分年舉行。

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旣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懸獎勵之典。以勸之。其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五

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卽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卽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二有司曉曉勸諭。所得有

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衆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鵲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去

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敢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以

玩安從出三字。
先生又慮減民
之必不免者也。

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
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
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舖戶。派之里下
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
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
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
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
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
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七

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之體。多方補苴。無米之
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
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
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
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
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
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
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

世俗動輒演戲出會
苛於氓民。讀先生此
論。寧不汗下耶。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
養而勿忘。先生有
以夫。

痛哉言矣。

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
富。加於其舊也。亦強以乳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
成偽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內。卽有
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糞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
出銀一錢。已不堪矣。况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
竊觀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
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
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積
穀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卽以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六

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
而甲長尸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
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蠲免。倘或慮不肖
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已橐。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
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卽寬一分在窮
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
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
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
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

三魚堂外集卷之一

十九

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中。伏乞照詳施行。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表 策

擬 上臨雍釋奠禮成 駕幸彝倫堂 命祭

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尚書堯典仍 勅諭師

儒勤脩學業羣臣謝表

會墨

伏以聖帝右文。四海爛星雲之色。盛王崇學。百代開
禮樂之光。闡精義於義文。爰紹千年之遺緒。繹微言
於謨典。一空近代之膚詞。輝溢成均。祥生寰宇。臣等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王圖治。必以尊儒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一

重道爲先。國家化民。尤以勸學崇儒爲務。故米廩瞽
宗之制。創自虞夏以前。而陳書訪範之儀。屢見殷周
之世。使庠序不設。雖勳華難以登庸。而墳典不親。卽
湯武無以成理。自嬴灰起。而法律爲師。至漢叢典。而
詩書安事。所急在兵刑錢穀。而學較止爲美觀。所感
在土木神仙。而師儒目爲迂闊。旣鉅典之罕重。遂大
義之漸湮。施孟梁丘。分鑿義畫之內。夏侯張霸。競爭
孔壁之中。馬鄭爲注疏之宗。僅傳章句於末學。濂洛
定性命之準。徒標奧義於諸儒。雖太牢之祀。曾舉於

西京。然非有崇文法古之思。則姓帛止成故事。卽白
虎之辨。盛傳於東漢。然非有尊聞行知之實。則討論
亦屬繁文。唐宋皆設講筵。孰可紹百王之心法。元明
俱敦學制。疇爲接四代之遺規。未有肇舉隆儀。修文
因以修實。聿興大典。師古因以勵今。如今日者也。茲
蓋伏遇 皇帝陛下。敦敏性成。徇齊天縱。神聖文武
之德。遠邁乎昔王。寬仁恭儉之猷。默符於往帝。聲教
徧流沙之地。咸推有道聖人。車書通蟠木之鄉。人誦
太平天子。顧念太學爲風俗之本。不臨以九重之赫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二

濯。懼其褻而不尊。先師乃道德之宗。不加以一人之
尊嚴。懼其習而忘重。遂舉臨雍之典。因行釋奠之儀。
鳳輦朝馳。瑞氣偕犧尊並集。雞人曉唱。祥光共燿火
同輝。猶謂奉玉帛而告虔。孰若遺編之親炙。對俎豆
而生敬。何如大訓之聿宣。爰命祭酒司業諸臣。敬陳
周易尚書之要道。陰陽者。莫若易。毋徒貴象數之雜
陳。述政事者。無如書。勿徒爲讖緯之兼進。惟乾畫居
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貞。無一義之不關主德。堯典
爲五十八篇之祖。欽明文思。無一字之罔裨君心。孰

簡而前。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故。正色以講。昭然於治亂得失之原。羣情方踴躍而呼。曰。稽古之學。莫盛於斯。聖主猶焦勞之念。曰。日新之功。豈容有閒。予一人深宮考道。固當凜良玉未琢之憂。爾誦儒學舍潛脩。何可貽寶鑑失磨之誚。其務勤脩夫學業。用以共佐夫昇平。臣等德愧顏曾。才慚游夏。誦伊川涵養薰陶之句。敢吝敷陳。讀紫陽正心誠意之言。恆懷嚮往。幸遇盛時。不草相如封禪。欣逢治世。得歌班固辟雍。伏願法自強之義。成協和之休。以上聖爲必可幾。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三

功。勿閒於寒暑。以至治爲必可及。念勿渝於始終。聚天下之精神於禮經樂緯之中。而無取乎雕龍吐鳳。致一代之教化於仁漸義摩之內。而弗尚乎月露風雲。將見徧戴日戴斗之區。而靈輝普耀。撫卞年卞世之曆。而神器常安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治法

鄉舉

古之聖王。所以能滌煩祛弊。而躋一世於仁壽者。必有畫一之規。以齊天下之耳目。必有寬大之意。以繫

天下之人心。惟其寬大之意。足以繫天下之人心。然後其畫一之規。足以齊天下之耳目。從古立法。未有不順乎人情。本乎忠厚。而能俾民寡過。垂之永久者也。苟立法者。徒求畫一之規。而不本乎寬大之意。其始也。不度天下之情。而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其繼也。法不足以繩天下。而天下反借法以生弊。於是上之人。不能不變法以維其後。是故法益紛。而治益雜。然則欲定一代之治法者。與其屢變於法之後。不若詳審於法之先。與其專恃乎法。而法反未必行。不若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四

不盡恃乎法。而法自無不行。周漢唐所以稱盛於前。而良法美意。非後世所及者。由此道焉耳。今皇上恭己勵精。承祖宗之業。而光大之。思所以立法而躋一世於仁壽者。生以爲其道無他。亦惟以寬大之意。定畫一之規而已。所謂寬大之意者。非有寬而無猛之謂也。非有緩而無急之謂也。未嘗無文告。而文告之所及。必行乎人情之所樂。而無行乎人情之所苦。未嘗無禁令。而禁令之所加。必爲人情所易行。而無爲人情所難行。未嘗無刑威。而刑威之所至。必使

天下羣以爲當然而不使天下以爲可不然故有時寬以行之而不失爲寬大有時猛以行之而亦不失爲寬大有時緩以行之而不失爲寬大有時急以行之而亦不失爲寬大。夫我之所行既有以順天下之情則天下之人自無不從於我天下之人既無不從於我則我不必更有以防天下之人如是則可行之一二人者亦可行之千萬人可行之一時者亦可行之萬世不必有更張之迹而自成畫一之規以之滌煩而煩無不滌以之祛弊而弊無不祛以之教化天下而一世躋於仁以之休養天下而一世躋於壽。皇上所以觀光揚烈與民休息而成一代之治法爲繼體守成之極者其道誠無踰此矣雖然欲行寬大之法又必本於皇上寬大之心心存於愛養斯民而法之寬猛自得其宜心存於永綏斯民而法之緩急自得其當以一心之寬大者爲體以立法之寬大者爲用將見法卽成康之法治卽成康之治而刑措之風再見今日矣何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足云哉。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五

天下一氣而已。天下之氣一理而已。氣不能離理。而理亦不能離氣。天得之而爲天者。人得之而爲心。古今聖賢之所發明者。不越此理氣。不越此理氣之在天地。與理氣之在人心者已耳。但其言有就理氣之渾淪言之者。有就理氣之散殊言之者。有就天地而言其渾淪散殊者。有就人心而言其渾淪散殊者。此源流分合。所以若不相一。而實無不一也。愚生雖不敢自負於盡人達天之學。然源流分合之際。亦嘗竊聞之矣。請因執事之問。而條晰之。執事所引易之繼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六

善。正蒙之太虛。程子所謂形體主宰性情。邵子所謂道爲太極。此就天地而言其理氣者也。其於穆不已。而循之不見其端者。天地之理氣之渾淪。其萬物各得。而著之莫窮其際者。天地之理氣之散殊。雖其名迥變。而其所指未嘗變。易之言固無異於程子之言。程子之言又無異於邵子之言也。執事所引子思之言未發。孔孟之言心。張子所謂合虛與氣。合性與知覺。邵子所謂心爲太極。此就人心而言其理氣者也。其無思無爲。而卷之退藏於密者。人心之理氣之源。

淪。其隨感隨應。而放之則彌六合者。人心之理。氣之散殊。雖其言互殊。而其所指未嘗殊。子思之言。固卽孔孟之言。而張子邵子之言。又卽子思之言也。是故以其在天在人者言之。則在天者爲源。在人者爲流。以在天在人之渾淪散殊者言之。則天與人又各自有源流。言天言人。雖分。而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未嘗不合也。言渾淪言散殊。雖分。而渾淪者。卽在散殊之中。散殊者。不出渾淪之外。又未嘗不合也。天人之原。性命之蘊。可一言貫之矣。然而學者所貴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七

乎根極性命者。非徒欲聞性命之說也。貴實得乎性命之理。則執事所謂存心以盡性達天者。其功又可得而詳之。蓋心之或出或入而不存者。其病非一端。故聖賢所以制其出入。使之有存而無不存者。其功亦非一事。心之不存者。以其僞而不誠。故周子予之以誠。心之不存者。以其肆而不敬。故程子予之以敬。心之不存者。以其私而不公。昧而不明。故張子本之於無忝匪懈。朱子本之以格物致知。凡此者。皆所以存其心。而不可或闕。皆所以存其心。以達天盡性而

一篇精神主腦
錦重在教崇
正學四字

不可偏用者也。學者誠有得於此，而操持不伴！
人各指其一端言之者，合而致之我心，則於盡人達
天之學，亦庶幾矣。至於鼓舞引掖，使天下人人以濂
洛關閩爲己任，而性命之理昭徹宇內，則在朝廷
之敦崇正學，以爲天下先乎。

刑禮

帝王所以化導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性者，惟中，所以
範圍天下，而使之不戾於中者，惟禮。所以整齊天下，
而使之不違於禮者，惟刑。故禮也者，所以納民於中，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八

者也。刑也者，所以納民於禮者也。禮者，天下之大範，
刑者，天下之大防。可相有，而不可或無也。但禮禁未
然之前，刑禁已然之後。禁於已然者，人皆見其效。而
以爲不可廢。禁於未然者，人或不見其效。而以爲有
可緩。於是禮輕而刑重，自禮輕而刑重，而爲治者，徒
思所以整齊乎天下，而不知所以範圍於天下。徒思
以整齊天下者，禁民於已然，而不知以範圍天下者，
禁民於未然。欲民之協於中也難矣。然則求帝王之
治者，無他，亦惟灼然於刑禮之辨，而不淆於異論而

已。今國家制作盡善。秩然有等。而又勒成律例。爲一代之令。其於刑禮之用。亦旣兼施。而罔偏已。愚生復何所指陳其閒。但恐朝廷雖知刑禮之相輔。而天下之爲異論者。不能不以禮後刑。朝廷雖知刑禮之同原。而天下之爲異論者。不能不以刑紕禮。異論出。而取舍淆。取舍淆。而治術偏矣。則所謂刑不可一日弛。禮必百年後興者。請得爲執事析之。夫禮者。不可斯須去者也。君臣之閒。斯須而無禮。則凌悖之端生。父子之閒。斯須而無禮。則孝慈之恩薄。故禮之

漸漬於肌膚者。固必待於百年。而禮之範圍於日用者。則不可或缺於一日。今以一日不可缺之禮。而誤以爲百年待興之禮。禮果若是其可緩乎。生願國家斷然以刑禮爲相輔。而勿誤聽於百年後興之說。則民之協於中者。庶有日矣。抑所謂三代文質異。賞罰先後不同者。又請得爲執事析之。夫三代之各異者。文質。三代之不異者。禮也。三代之先後不同者。賞罰。三代之無不同者。禮也。故禮行於尚文之世。而服物可以生恭敬。禮行於尚質之世。而儉素可以養誠。

慤禮行於先賞後罰之代。而匪頒之節。無非以別尊卑。禮行於先罰後賞之朝。而郊遂之移。亦可以教祗德。今以其文質賞罰之殊。而謂其禮之殊。禮果若是殊乎。生願 國家斷然以刑禮爲同原。而無誤聽於三代文質賞罰之說。則民之協於中也。又有日矣。此則所謂審取舍之術。而化導天下之至要也。若夫刑之或當輕。而或當重。禮之或當損。而或當益。刑禮之或當互有輕重。互有損益。是在 廟堂之上。斟酌於古今之勢。風會之變。而出之以不忍。行之以恭敬。以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十

求合於天秩天討而已。

明史

爲一代之史者。必先知明致治之大原。而後備觀其行事之是非。不觀其行事之是非。則一代盛衰興替之故不彰。而無以垂鑒於後。不明其致治之大原。則一代創業守成之模不具。而無以爲法於今。故觀兩漢之史者。必先觀高光之所以創業。文景之所以守成。而後武宣以下。桓靈以上之是非。可得而備論也。觀唐宋之史者。必先觀貞觀建隆之所以創業。開元慶

曆之所以守成。而後永徽以後。熙豐以還之是非。可得而備陳也。蓋一時行事。雖其盛衰興替所係。而至於一代所以凝承天命。永綿曆服者。則尤視乎創業守成之際。有以維持而培植之。故帝王考監前代以爲法戒。雖一事之微。亦不敢忽。而所尤重者。創業守成之大原也。今國家纂修明史。以備千古法戒。生請先舉夫洪永之所以貽謀。宣孝之所以紹前烈。而後備論其一代之是非焉。夫洪永之所以貽謀者。不在法令之嚴密。而在乎政體之寬大。不在國勢之富強。而在乎教化之肫篤。宣孝之所以紹烈者。不在乎紛更祖宗之制。而在乎謹守祖宗之舊。不在有以振攝天下之人心。而在有以維持天下之風俗。是故輕徭薄賦。而國愈富。恤獄緩刑。而民愈服。安常守故。而綱紀愈肅。天下相漸。以忠厚廉恥之風。而相洽於深仁厚澤之內。此固當爲法於千古。而上繼三代之治者也。至於金川之事。無異建成元吉之事。君子不以貞觀之治。而輕恕於太宗。則亦不能以永樂之治。而曲諱於成祖。雖瑕瑜不掩可也。曹石之事。無異五王

之事。然五王以行權而再造夫唐室。曹石以行權而啓豐於明時。雖謂之無功有過可也。以興獻爲異於濮園可也。而入廟稱宗則已過。以國本而阻其並封可也。而語侵宮禁則已誣。三案之興。主之者未必皆小人。而不覺其爲小人所附會。東林之起。主之者實皆爲君子。而其始也不免以君子而過激。其繼也不免以非君子而妄入。此亦紀綱之壞。風俗之衰。勢激使然。而非盡諸臣一時一日之咎也。夫紀綱與議論相爲盛衰者也。紀綱盛則議論衰。議論盛則紀綱衰。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十一

其始以議論而紂紀綱。其繼且以紀綱之屈而無所庸其議論。得失之故。亦可鑒矣。若夫二正之宜亡而不亡者。輔理之得人也。神熹之宜覆而不覆者。祖宗之德澤尚未絕也。末季之正氣衰靡者。追其本則由於靖難。而考其弊亦由於正學日衰。人心日漓。洙泗濂洛之說不信於天下。而浮文以誇於世者多也。生之所論一代之是非者如此。至於致治之大原。可以上佐宸聰。下濟蒼生。爲今日所當效法者。則於洪永宣孝之貽謀。紹烈加之意可也。

國家安初附之人。與安久附之人異。安初附之人。而其衆止於千百。與安初附之人。而其衆至於億萬。又異。何則。久附之人。止在有以奠其居。而初附之人。則在有以謀其生。初附之人而止於千百。可聚可散。而安之也易。初附之人而至於億萬。散之有不易散之勢。聚之有不可聚之憂。而其安之也難。夫所附之人。既衆。則安之之法。不當執一術。惟善用其安之術。而不致以我之安之者。反生彼之不安。亦不至以彼之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七

安者。使其土著之不安。斯則綏輯之要也。今皇上聲教誕敷。而吳越閩廣之向化者數十萬。執事兢兢焉。思所以綏輯之術。生謂綏輯之者無他。亦惟度其人。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爲一切之法而已。則聚而爲兵之說可用也。但聚之。則當度其人之精銳與老弱。而以其精銳資干城之用。勿以其老弱滋冗兵之累。且減綠旗之冗耗者。補以投誠之精銳者。有增兵之利。而無益餉之累。斯兩得之道矣。抑散而爲農之說可用也。但散之。則當量其地之邊與腹。而處之腹

地之閑曠如荆襄川陝之城勿處之沿海之邊地如閩廣兩浙之境使之知耕屯之可樂勿復知有風帆之故習斯永安之術矣抑令歸原籍之議可用也但歸其有可歸者勿歸其無可歸者使生於閩者歸閩然有生閩而閩無可歸者勿強之使閩生於粵者歸粵然有生粵而粵無可歸者勿強之使粵斯善全之策矣夫如是則可兵而兵可農而農可聚而聚可散而散在彼之求安者不一其情在我之安之者亦不一其術在我既無強而安之之擾在彼自無不安其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所之念上則不以冗食者病國下復不以騷擾者病民生故曰度其人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爲一切之法也不然而區區焉挾一術以處之使之爲兵則願爲兵者安矣而不願爲兵者不且以行伍爲困乎使之爲農則樂於爲農者安矣而不樂於爲農者不且以耜耜爲苦乎使之歸籍則有可歸者歸矣而無可歸者不且以桑梓爲累乎以云強置則可矣豈所語於柔遠之石畫也哉

是篇措置得井然無紊畫一行非胸有權度者孰能與於斯

自古明良相與。未有不各盡其心。而能成泰交之盛者也。故在上者必有鼓舞之實。而不徒恃乎下之精白。在下者必有精白之心。而不徒恃乎上之鼓舞。夫誠盡乎鼓舞之實。則雖中人。且知自勵矣。况其本能精白者乎。誠盡乎精白之心。則雖中主。且必感動矣。况其本能鼓舞者乎。使上之人不知有鼓舞之實。而徒欲以精白望之下。下之人不知有精白之心。而徒欲以鼓舞望之上。其始也。上與下有相誘之念。其既也。上與下有相伺之心。而欲以保泰也難矣。故唐虞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七

三代之盛也。吾不徒曰唐虞三代之君爲之。亦不徒曰唐虞三代之臣爲之。漢唐宋之盛也。吾不徒曰漢唐宋之君爲之。亦不徒曰漢唐宋之臣爲之。蓋其君臣能各盡其心焉耳。今我皇上孜孜圖治。日與諸臣講求治理。可謂有鼓舞之實矣。在廷諸臣啓沃獻替。定大議。決大疑。可謂有精白之心矣。然生以爲鼓舞之道無窮。精白之心亦無盡。則所以保泰而成一德一心之治者。誠不可不求其道也。夫上之御下。其道不一。而莫貴乎誠。下之事上。其道不一。而亦莫貴

一句斷定。爲全篇提綱。故收句以此收之耳。

多少重淺四字。
畫畫當日故態。

乎誠。向者治化初基。積習難盡。上不能無綜核之心。下不能無顧忌之念。故內外臣工推諉之意。嘗多。而擔荷之力。嘗少。身家之慮。嘗重。而忠愛之情。嘗淺。今皇上坦然一出於寬大。在廷莫不感激思奮矣。生以爲保泰之道無他。亦惟皇上卽此寬大之心而廣之。與天下相繩於名法之中。不若與天下相漸於禮義之內也。與天下相習於猜疑刻急之風。不若與天下相安於坦易含弘之化也。雖寬嚴繁簡。隨事不同。而要無一日不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下。則上之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七

待下誠矣。抑惟諸臣卽此感激之意而純之。以堯舜吾君自矢。而勿徒思避乎文法。以匹夫不獲爲恥。而勿徒思保其祿位。雖將順匡弼。隨事不同。而要無一日不以靖共匪懈之志事其上。則下之事上誠矣。下之事上誠。而上不感其精白者。未之有也。上之待下誠。而下不感其鼓舞者。未之有也。上之鼓舞足以感乎下。下之精白足以感乎上。是卽古都兪吁咈拜稽颡言之盛也。是卽古之陳治安而進十思。十漸。三劄五規之風也。而猶患堂陛之或隔。交孚之無具歟。故

曰泰交之道。在各盡其心而矣。

察吏

今之言安民者。無不知其本在察吏矣。顧不得察吏之人。則吏不可得而察也。不善乎察吏之法。則察吏之人。亦不得盡其察吏之能也。察吏之人。則督撫是矣。察吏之法。則考成之條是矣。以察吏責督撫。而督撫所守者。考成之法也。考成之法嚴。則督撫不得不嚴矣。考成之法寬。則督撫不得不寬矣。考成之法寬。而寬之中有嚴。則督撫亦可嚴以濟寬矣。考成之法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七

嚴。而嚴之中有寬。則督撫亦可寬以濟嚴矣。故督撫不得其人。固足以病考成。而考成之法未極其善。亦足以困督撫。而使不得展其能。然則今日爲察吏計。督撫固不可不擇。而考成之法。亦不可不稍爲變通也。欲擇督撫。則在嚴之廷推之時。而勿徒拘其資格。澄之甄別之時。而勿徒循其故事。使爲督撫者皆公正而不私。則貪墨可以盡糾。賢能可以盡舉。預征雜派。可以盡禁。察吏之實在是矣。然督撫能察吏。而不能違考成之法。以察吏考成之法。向惟重乎錢穀盜

案。今則兼重乎興廉夫。使天下皆廉吏。則自能撫字。以厚民生。而錢糧可以無缺。敷教以善民俗。而盜案可以永清。故興獎廉吏。卽所以爲錢糧盜案計。法誠善也。然廉吏雖有益於錢糧盜案。而不能必其目前無絲毫之欠。與夫一夫之未獲。督撫雖心知其賢。而有違乎考成之條。則不惟不敢舉。而叅罰且隨之。天下見廉者之不盡舉。而不免乎叅罰。則不知廉之足重。是以舉廉之令雖下。而吏不加勸。竊以爲考成之法。當權其輕重。以爲寬嚴。於至嚴之中。不妨稍有所寬。使廉吏有以自見。而爲督撫者。亦可以伸其舉廉之意。今夫錢糧盜案。固不可不重。然其絲毫之欠。與夫一夫之未獲。不足爲錢糧盜案病。而其人卓然有守。可以風勵天下。則宜令督撫破格獎薦。不爲文法所拘。天下見吏之廉。雖有小疵。猶爲上之所拔。則自踊躍於廉。相與勉爲賢能。而恥爲貪墨。民風日淳。民生日厚。錢糧自清。盜案自靖。旣無穀賤傷農之患。亦無縱盜諱盜之弊。其與夫拘牽文法。使廉吏困阨而

上下交病者。果孰得而孰失也。誠欲實興吏治。以仰

副 皇上獎廉之至意。道無踰此矣。

治法

治天下不可無畫一之法。以垂之久遠也。然欲垂之極其遠。必先講之極其精。講之之道。亦折衷於人心之所安而已。蓋天下之大。百世之遠。其事變紛紜。不可以預度。而人心之所安者。則一也。得其心之所安。故定之。朝廷而天下莫敢易。定之一日。而百世莫敢易。非天下後世不能易其法也。不能易其心之所安者已耳。周禮一書。爲古今治平之準。而漢唐之法。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九

或大綱正。而萬目未盡舉。或萬目舉。而大綱未盡正。是豈漢唐之法。獨遜乎周哉。周之所定。合乎人心之所安。而漢唐之所定。未合乎人心之所安也。我國家本以淳簡致治。而邇來條例日增。上未知所守。下未知所從。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則倣會典舊例。勒爲全書。以昭一代之制。誠今日急務矣。然生以爲非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今之所謂畫一者。未必非卽異日變更之端。而求其簡要者。適滋其繁叢也。夫欲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其心必至公。公

則能盡合好惡之正。而不徇乎己私。其心必至虛。虛則能博訪利病之源。而不執乎成見。其心必至慎。慎則能曲當乎事理。而不忽其細微。是惟 皇上以至公至虛至仁至慎之心。總持於上。而大小羣工各靖其心。以佐議於下。然後合古今之制而參之。酌新舊之例而定之。視前代法之善者何在。則從而法其善。其弊者何在。則從而革其弊。舊例可從。則不妨舍新而從舊。新例苟善。則不妨置舊而從新。寬嚴必得其中也。緩急必揆其當也。詳略必審其宜也。見其利也。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三

而興之。而興利者或卽爲害之所伏。則無徒徇乎目前之利。見其弊也而去之。而去弊者或又爲弊之所生。則無徒徇乎去弊之名。如是。則其所因者皆人心所欲因者也。所革者皆人心所欲革者也。行之一時而一時安焉。行之萬世而萬世安焉。雖與周官相表裏可矣。又何患條例之日增。而參差窒礙也哉。雖然治天下者法也。行法者人也。法可以預立。而人不可以預定。故一明之會典也。洪永以之而治。啓禎以之而衰。非法之有異。行法之人有異耳。夫欲法可世守。

則在乎酌古準今。欲人之能世守其法。則在乎廣教化。重詩書。是又惟皇上與羣工明道敦倫。以興起百世。則法立而子孫世世守之不替矣。

養士

士之氣。係乎上之所養也。上之養士。又貴因乎其氣。蓋士之氣。不能有正而無偏。有純而無雜。惟上之人。因其氣之所在。而有以養之。使偏者皆歸於正。雜者皆歸於純。此虞周所以盛也。苟不知所以養之。其始也任其偏。且雜焉。及其弊。則從而盡矯之。故有一時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三

焉。其偏且雜者在是。則又有一時焉。其偏且雜者在彼。士氣愈變而愈下。此戰國兩漢晉魏所以不振也。虞周之養士也。教之於未用之日。而策之於既用之後。直寬剛簡。使各協於中而止。使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尚奇謀。而以凌轢王侯爲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京之弊。崇獎高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弊。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弊也。惟恐其矯之不速。及其矯之。而弊

又甚於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於正。何如養之使漸歸於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於雜。何如養之使漸底於純也。我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日趨於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利方爲圓者。比比而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知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爲高者。今且以逢迎爲高矣。向以虛名爲尚者。今且以貪鄙爲尚矣。生竊以爲前之矯之者。似乎太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於今也。養之之道。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三

其原在學校。其要在銓選。而尤在皇上之一心。學校者。士之所從出也。學校之所重。在篤行。而無取乎浮文。則士必以節操爲尚矣。銓選者。士之所自集也。銓選之所重。在端方。而無取乎奔競。則士必以卑汙爲恥矣。而皇上於正直忠厚之士。時有以愛惜而保全之。略其小過。而取其大節。法令所加。要以抑其浮誇而止。而勿過爲摧折。使士之方嚴者常進。依阿者常退。則士氣日振。士風日古。而禮義廉恥。以勸懲維之。有餘矣。雖然。勸懲者。可以維其外。未足維其內。

天下之士。因勸懲而不變。雖能自納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未必其心之所安也。則養之以勸懲。又不若養之以教化乎。誠端極於上。而又務崇正學。以風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離。相與勉爲忠厚。而恥爲浮薄。勉爲正直。而恥爲苟容。則雖虞周之化。無以加茲矣。

治河

自河淮之合也。而治淮卽所以治河。治淮以治河者。惟在淮之能制河而已。蓋淮自桐栢而東至清口。而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三

與河合。淮之勢足以敵黃。則合流而東。自可以無患。苟淮弱不足敵黃。則清口必淤。淮不能東出。而且潰而南矣。卽清口未淤。而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淮合。而倒灌於高寶之間。則淮揚一帶。民罔寧居。而運道遂由之而梗。固其所也。然淮之勢有強弱者。非盡水勢之自然。而人事有以致之。蓋淮自清口以下。則欲其易洩。而在清口以上。則又不欲其旁洩。淮流盡出於清口。其勢所以強也。旁洩於清口以上。其勢所以弱也。故前代於鳳泗間。多築閘壩。凡以遏

淮之流。使俱出於清口耳。自鳳泗之閘壩不修。而淮流分矣。淮流分。則清口之勢微。而淮弱。不足敵黃。固其所也。今欲使黃淮之順其道。則莫若使淮足敵黃。欲淮之敵黃。則莫若使其上流之不洩。欲淮上流之不洩。則莫若修鳳泗之閘壩。鳳泗之閘壩修。則清口之流盛矣。清口之流盛。則黃淮之勢順矣。此今日治淮以治河之要務也。然海口未濬。則淮雖能與河合於清口。而未必能與河同入於海。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潰。淮潰而南河潰而北。則桃宿以南。高寶以北。未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語

有寧字也。故疏濬海口之說。亦今之不可不行者矣。然河之潰也。必由於沙淤。故善治河者。必以隄束水。以木刷沙。使河常無沙淤之患。則潰河州縣。自無河決之患。故築歸仁隄。遏睢湖諸水。以入白洋河口。亦今之不可不行者矣。誠使河上諸臣。酌其緩急。擇其勢之至急者行之。而以次徐及焉。不必拘賈讓之三策。不必泥宋禮劉大夏之成迹。惟使淮治而河治。河治而漕治。則淮揚之民。可免昏墊。漕艘且安行而入董口。豈不國與民交受其利。而可釋我皇上宵旰

之憂哉。然而不議其經費。專其責成。則民雖免於河患。而不免於治河之患。是又當合漕臣與河臣總計之。委曲以措辦。專任以圖功。而勿輕開加派之端。勿競生推諉之途。則策之善者矣。夫既有治河之利。而又無治河之害。則平成之績。雖與神禹同稱可也。豈區區塞瓠子塞東郡者。可比量也哉。

殿試策

庚戌科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正。然後法度可行。法度行。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唐虞三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五

代之法。非有異於後世也。然法立於上。而治效即臻者。蓋其時上之道德隆。而教化洽。其感人也深。而道之也至。天下之人。漸摩於禮義廉恥之中者。蓋已久矣。是故立法以安民。則人莫不守其安民之法。立法以興賢。則人莫不守其興賢之法。立法以一文武。則人莫不守其一文武之法。立法以飭吏治。裕國用。則人莫不守其飭吏裕國之法。此所以世運亨。而治臻於邽隆也。使唐虞三代不能先正其人心。則其法之弊。亦與後世等耳。法寬而弊可生於寬之中者。法嚴

而弊卽伏於嚴之內。法無定。而人得因其無定者以爲姦。法有定。而人卽因其有定者以滋弊。雖有聖人。豈能善其後哉。然則治天下之道。從可知矣。未有法不立而能治者也。未有人心不正而能行法者也。是故恃法不如恃德。議法不如議教。德教立。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法無不行矣。欽惟 皇帝陛下。智勇天錫。寬仁性生。重道敦倫。文教誕敷於四海。立綱陳紀。聲靈丕振於九圍。固與堯舜並其光華。與天地同其高厚。乃德雖至矣。猶以爲未至。治雖盛矣。猶以爲未盛。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三

進臣等於廷。諮以安民興賢之道。一文武。飭吏治。通漕運之方。以臣之愚陋。何敢輕言天下之得失。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泰山不棄土壤。河海不擇細流。陛下有泰山河海之量。臣敢不盡其土壤細流之益。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政刑者。法之謂也。所以束人之身者也。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禮者。修於身而教於人者也。所以感人之心也。束其身。則人不敢犯。感其心。則人不忍犯。其爲不犯同也。而淺深難易之間。不可同年語。

辭首塞言。大有
言官身分。此
初進志。秋。洵是
有荷天下重任。
不似王安石之口
是心非以欺主也。

矣。先王知其然。故其爲治也。不在乎以法整齊天下。而在乎以德化導天下。不在乎使人畏吾法。而在乎使人服吾教。今陛下立法更制。九年於茲矣。有意於安民。而民至今猶未盡安。有意於興賢。而賢至今猶未盡興。而且文武未獲實效。吏治未獲澄清。漕運未能以時修濬。意者求於法者詳。而所爲崇德教以正人心者。有未至乎。伏讀制策有曰。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利之休。何道而可。臣觀今日安民之法。不可謂不至矣。逋欠之時蠲也。賑恤之時聞也。預征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毛

私派火耗常例悉禁也。卽今之法。安今之民。天下之民宜無不可安矣。然惠之出於上者。未必盡被於下。禁之立於上者。未必盡行於下。功令之所著。郡邑違之。郡邑之所行。猾胥撓之。上之設法以利民者。無不至。下之爲弊以戕民者。亦無不至。由是觀之。則天下之民。非區區之法所能安也。伏讀制策有曰。士風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臣觀今日興賢之法。不可謂不至矣。經術之已崇也。科目之已重也。頒於學宮者。莫非古造士之方。登於天府者。莫非古

關門之制。卽今之法。興今之賢。天下之賢宜無不可興矣。然賢者不必盡登。登者不必盡賢。禁鑕營也。而鑕營因之而愈甚。抑浮僞也。而浮僞因之而愈生。正誼明道者。衆指爲迂闊。寡廉鮮恥者。共賞其適時。上之課士者。屢易其法。下之奔競者。亦屢易其術。由是觀之。則天下之賢。非區區之法所能興也。伏讀制策有曰。禮樂之彥。韜鈴之臣。兼收並重。何以簡用得人。臣觀今之所以責成文武者。其法亦不可謂不至矣。制科則兼重也。事權則不相統也。有督臣以總攝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二天

之。有撫提以分轄之。有京察以核文吏。有戎政以核武弁。有不時之糾劾。以震攝文武之心。卽今之法。用今之人。宜乎文皆亮采之佐。武盡干城之選矣。然在文吏。則推諉之意嘗多。擔荷之力嘗少。在武弁。則身家之慮嘗重。宗社之計嘗輕。上之求之者以實。下之應之者以名。由是觀之。則文武之臣。亦非區區之法所能用矣。至於督撫守令之係於民生者。黃運兩河之關於國計也。皆天下至重。而朝廷之設法以責之者。亦已至矣。然在督撫守令。則以蒙蔽爲老成。以黨

兩尤字下得
孰足奪人味
揚而從。

同爲敦厚。苟可以合考成之條。則腴民膏而不惜。苟
可以避叅罰之咎。則殘民命而不顧。在黃運兩河。則
有修之名。未必有修之實。有濬之名。未必有濬之實。
一隄方成。一隄復潰。一水方通。一水復塞。由是觀之。
則是二者。亦豈區區之法所能責其效哉。夫法者治
之迹。而非所恃以爲治也。爲治而責恃乎法。自古及
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爲
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法之禁人也難。教之
化人也易。故有德不可無法。有法尤不可無德。有教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无

不可無法。有法尤不可無教。此萬世不易之理。亦當
今救時之急務也。今日之治。苟非崇德教。以正人心。
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
湯文武之心爲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爲學。兢兢
焉翼翼焉。有勿言。言則必可使天下共法也。有勿動。
動則必可使天下共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
內。莫不仰聖德之高深。不待家諭戶訓。而人心已
動矣。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
之制。盡其實。而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旣動於上之

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爲浮薄。相勸以正直。而恥爲邪僻。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則人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則人莫不安於上之所去。行一法。而有一法之利者。更一法。而有更法之利。天下之民由是而可安。天下之賢由是而可興。天下之文武由是而可用。以之飭吏治。則督撫守令必不敢欺上以剝下。以之通漕運。則黃運兩河必能以時而修濬。邪隆之治。庶乎其可成矣。此正人心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三

之效也。使不先正夫人心。而徒恃乎區區之法。議法者日益精。而刑法者日益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夫天下之人相遁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其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以給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今之小吏。俸微不能以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爲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夫人方戚戚不能保其生。則雖有德化。豈能發其禮義廉恥之心哉。宜乎法出而姦生。令下

澁陳時務。盡是
內聖外王之
道。無一不與孟子
二程朱子脗合。

而詐起也。是又在陛下倣古待臣之禮。稍重其辭。使之有以自給。而又禁其浮靡。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宮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爲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無皇皇不足之憂。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陛下。然後德教可行。人心可正。而郅隆之治可成也。夫養以先之。教以繼之。德以動之。法以董之。四者缺一。而能治者。未之有也。陛下誠加意於臣之言。務其全。勿務其偏。則治道備。而治化成。萬世子孫長享。聖澤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三

於勿替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念之不誠。以至此哉。然則談交泰於今日。舍誠其曷以耶。皇上與二三大臣同心圖治。罔有間隔。固以誠開其始矣。尤願以誠保其終。夫大臣者。與人主共休戚者也。如手足之於腹心。原不必其存形迹。故苟有益於國家。勿以專行而疑其擅。苟有利於民生。勿以樹恩而罪其私。我第無猜忌之心。則納其嘉謨。而不嫌於屈。卽參以獨斷。而亦不病於乖。我第秉忠信之情。則尊以祿位。而天下共羨其寵榮。卽示以裁節。而天下愈見其無閒。上以一心遇其臣。而臣不以一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二

是非先生。
孰敢道是。

心報其上者。未之有矣。至於公孤庶尹。其職分不同。而可以誠感。則一也。果待之以誠。使爲公孤者無掣肘之虞。爲庶尹者無阻隔之患。其誰敢自曠厥職焉。滿臣漢臣。其習尚不同。而可以誠感。亦一也。果待之以誠。無以滿臣而固抑之以示公。亦無以漢臣而概疑之。以爲黨。其誰敢自分涯域焉。若夫內外諸臣。非所以翼輦轂。卽所以備藩宣也。文武諸臣。非所以備顧問。卽所以効干城也。孰非股肱。而可不以誠遇乎。孰無心膂。而不可以誠動乎。果皆待之以誠。考課之

法無閒彼此。升遷之例無分異同。其誰敢不共輸忱
悃。對揚休命焉。總之御臣之道。用恩可。用威可。用寬
可。用嚴可。而獨不可以不誠。不誠則將雜出乎權術。
上以術御。下亦將以術應。一人之術必不足以勝。凡
爲下者之術。欲望其一德一心。共矢勵翼也。豈不難
乎。唐太宗參用術者也。唐德宗純用術者也。參用術。
故以劉洎之賢。而不能保其終。純用術。故內惑於盧
杞。裴延齡。而不能覺。外制於朱泚。李懷光。而不能克。
不誠之弊。一至於此。魏鄭公所以有去形迹之論。陸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三

宣公所以有貴誠信之奏也。崇論閎議。無踰於斯。在
皇上存之勿替而已。抑愚猶有進焉。人主誠於待
臣。必先誠於愛民。何則。人臣受主之眷。必將視其主
之所寤寐思服者。以求稱其意。苟徒以赤心待其臣。
而無惻怛爲民之意。則臣之求報稱者。亦將惟主之
欲。而不暇及於民生之大計。故愚願 皇上以實心
爲民。然後以實心待臣。使羣臣知 皇上於爲民之
外別無他欲。而人臣於爲民之外亦別無可以報主
則將矢心勵翼。共圖康濟。民生安而治化成。三代之

隆可計日而俟矣。

經筵

從來君德之成就。在乎親近君子。而君子所以成就君德者。在乎使其心一於敬。何則。親近君子。則近正事。聞正言。而涵養薰陶之益。積於平日者深。是故有言必入。有諫必從。心一於敬。則聲色之不溺。貨利之不殖。而清明強固之氣。凜於夙夜者嚴。是故言一事。而萬事之理畢達。言一物。而萬物之理畢通。此古之帝王所以自成其德。而古之人臣所以致君於明聖。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四

者。由此道也。使不能親君子於平日。而欲責啓沃之功於一時。平時漸漬於宦官宮妾之習。而一旦進以仁義道德之言。其不以爲愚且誣者鮮矣。卽能親君子矣。而其心不主於敬。則進以一事。止一事焉已耳。能達於所進。不能達於所未進。告以一物。止一物焉已耳。能通於所告。不能通於所未告。將事事而進之。不勝其煩也。物物而告之。不勝其紛也。自古君德之成者。莫如成康。自古人。臣能輔成君德者。莫如周召。迄今讀召誥立政諸書。其所兢兢致慎者。綴衣虎賁。

之職也。至其所操以進君者，一則曰疾敬厥德，再則曰王敬作所，由此觀之，則君德所以成就，亦可知矣。今皇上神明天縱，度越古今，而執事思所以啓沃之術，固聖益求聖之至意也。顧言啓沃而不歸其要於親君子，敦其本於主敬，則經史典籍之言，能必其陳之而悉聽乎？古今因革，生民休戚，能必其陳之而不以爲瀆乎？正誼明道之說，正心誠意之談，能必其者臣下之嘉言，以有盡之言，發無窮之理，言之所至。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五

幸而聽矣。言之所偶不至而誤者，德不且因之而闕乎？故竊以爲經史文籍，當研究討論也。然不必經筵之時始研究討論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研究。無地不可討論。古今因革，民生休戚，當條晰敷陳也。然不必經筵之時始條晰敷陳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條晰。無地不可敷陳。正誼明道，正心誠意，當言也。亦不必經筵之時始言也。深宮晏處，無地不當親君子，則無地不可言道。無地不可言誠正。誠於滿漢諸臣之中，擇其

每喜先生議論告尼則且陳而無隱。經書則平正而可師。料事則燭照而數計。誨人則深切而著明。施政則尚德而施刑。勉人則惟賢而惟聖。論學則崇真而薄偽。治民則哀矜而勿喜。書過則教君而澤及。其外至道非內聖外王之道。國家將興。願彥崛起。待與休戚。

老成端謹博通經史者。俾其出入侍從。朝夕顧問。以仁義道德之言。優游漸漬於旁。則聖德之成。有莫覺其然而然者。而其本則尤在。皇上之心一於敬。敬則聲色玩好之物。不足以惑此心。而經史典籍。自見其旨趣也。敬則豐亨豫大之境。不足以蕩此心。而古今因革生民休戚。自得其利弊也。敬則權謀功利之說。不足以蔽此心。而正誼明道正心誠意。自覺其非迂也。夫然。故眾君子共進於朝。而不以為黨。一君子獨進於前。而不以為矯。有時聞君子之言。而悉通

三魚堂外集卷之二

其旨。有時未聞君子之言。而已得其理。此聖學之源。聖德之本。而職司啓沃者。所當加意也。不然而屑屑焉。徒經筵之是恃。將經筵之時。暫而不經筵之時。常也。經筵之時。端拱而陳者。不過一二人。而不經筵之時。乘閒而進者。不知其幾人也。經筵之人。則人主所敬而疎之人。而不經筵之人。則人主所狎而親之人也。欲望君德之成也。豈不難哉。

修省

天之愛人主。與愛天下之人不同。天之愛聖主。與愛

好大議論。玩之
不忍釋手。治世
者可不盡心矣。
予先生遭過
聖明。而得一傳
素志。明良相
與。天實為之。

庸主又不同。天下之人其所行有得失。止及其一身耳。至於人主。則固天所生之。以又安元元者也。而聖主者。則尤天所篤生。以寄其又安之任者也。任之者重。則其望之者不得不深。望之者深。則其責之也不得不切。故一有失焉。則變異隨之矣。一不警焉。則怪異隨之矣。是非寬於天下之人。而苛於人主也。非寬於庸主。而苛於聖主也。天若曰。是人也。吾何如任之。而未能稱吾任也。吾何如望之。而未能塞吾望也。為之變怪以警懼之。或者其終能稱吾任乎。或者其終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七

能塞吾望乎。由是言之。天之厚愛之者。將以厚責之也。天之厚責之者。又所以厚愛之也。故為聖主者。苟遇災變。必悚然而懼。惕然而省。務修其德。而改其政。以迓天休。是以雖有災變。而不能為害。乃者彗星地震。先後疊見。愚以為其災其祥。皆未可知。所可知者。惟皇上之能省而已。自古人主當災祲下降。未嘗不頒罪己之詔。未嘗不下求言之令。然而天變未必盡弭。天意未必盡回。則今皇上之省。有益無益。亦未可知。所可知者。惟皇上務省之實。勿務省之名。

而已。省之之實。執事所謂崇源綜要是也。崇源之道。在正身。綜要之道。在寬賦斂。緩刑罰。振士氣。何謂正身。蓋人主之身。天心所係屬也。身有淑慝。而天象因之。故一動念。必自省曰。此可以對天乎。一舉步。必自省曰。此可以對天乎。一飲食。一衣服。一宮室。必自省曰。此可無咎於天乎。事事不敢忘天。念念不敢忘天。則修省之源得矣。何謂寬賦斂。古之治世者。必以富民爲先。而今也。惟催科之是急。非有水旱饑饉之災。而民不給於藜藿。此宜天心所憫也。夫軍國之需。固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八

不可闕矣。豈無冗兵冗費可減。以紓我民者乎。豈無汗萊棄地可闢。以寬我民者乎。今不務議此。而第蠲其逋賦。逋賦者。是姦胥汚吏之所侵漁。而非良民之所負也。蠲之適以惠姦人。而何足以回天平。是故逋賦可不蠲。而正賦不可不議漸減也。何謂緩刑罰。古之用刑者。反覆戒諭其臣。惟恐其濫於無辜也。今也失出者有罪。而失入者無咎。法吏惟恐獲罪。則務爲深刻。所坐愈大。深刻愈甚。雖豪猾大慝。多伏其辜。豈無冤抑而自誣者乎。豈無株連而可憫者乎。近雖奉

詔肆赦而事涉重大仍不在赦例則是無辜者終無以自雪也無乃非上天仁愛之意乎是故罪果確當者雖輕可不赦而罪在疑似者雖重不可不赦也何謂振士氣古之爲治者必曰重士謂其能誦法詩書者也謂其能守正不渝者也謂其知天下大體者也故雖他途不妨參用而必不使並於士雖取士之法不一而必使士常重於他途今也裁其進取之數艱其銓選之途使講道論業之儒偃蹇而不得進進而不得用其氣鬱而不伸亦足以致天變是故士習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九

當赦而士氣不可不振也此皆修省之要也皇上誠以實心爲之以此誠民卽以此敬天天下之人孰敢不革心易慮以稱我皇上之意而共邀天眷然則赦條頒而有司之不奉行非所患也嘉謨陳而部議之不採取非所患也中外羣工不能洗心滌慮直省督撫不能洞燭幽隱非所患也何則皇上者羣臣之準四海所視而倣也故修省之實不在有司不在部寺不在中外羣工不在直省督撫而惟在皇上未有祁寒暑雨之咨日切於宸衷而有司敢匿其

俗眼着此解不
為迂且拙奈何

仁慈者也。未有懸鞞止輦之忱。日切於堂陛。而諸臣弗體其虛衷者也。未有省躬責己視民如傷之意。日篤於深宮。而內而百僚外而督撫不能仰體君心者。也。萬一有之。黜而去之可也。責而儆之可也。去一以勵其餘可也。其何足慮之有。誠如是行。且災消變弭。天心昭格。曰。是果能稱吾任也。是果能塞吾望也。雖謂彗星地震祥也。非災也亦宜。

治法

帝王之道。中而已矣。惟中。故緩獄措刑而不厭其寬。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十

詰姦鋤暴而不厭其嚴。治具纖悉而不厭其煩。獨持大體而不厭其簡。以之爲政。則和而平。以之爲法。則順而祥。以之振風俗。感人心。無所施而不得其宜。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卓然於萬世。而莫與京也。苟不審其中。而徒徇於一偏。方其寬也。則姦宄肆行。而不知詰。方其嚴也。則無辜觸網。而不知恤。方其煩也。則天下多事。而吏弗能紀。方其簡也。則教弛法廢。而上弗知飭。安在其能振風俗。而感人心乎。漢唐宋之所。以有古治遺意者。則以其寬嚴煩簡。偶合於中也。其

所以不如三代者。則以合而有未盡合也。治亂之故。盛衰之理。一言以蔽之矣。今皇上紹承先烈。思所以整齊風俗。和輯人心。則寬嚴煩簡之間。誠不可不加之意。然愚竊謂今日爲寬嚴煩簡之說者。皆未得其要。而徒徇一偏者也。故見周禮之委曲煩重。則以爲宜用煩。見太公之三月報政。則以爲宜用簡。見漢高三章之約。則以爲宜用寬。見諸葛嚴峻之治。則以爲宜用嚴。夫周公之治周。誠煩矣。然其閒豈無簡者存乎。太公之治齊。誠簡矣。然其閒豈無煩者存乎。漢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十一

高孔明誠一以嚴而一以寬矣。然寬者豈無用嚴之處。嚴者豈無用寬之處乎。蓋寬嚴煩簡者。爲治之大體。因乎時者也。寬嚴並用。煩簡互施者。爲治之大要。隨乎事者也。故善爲政者。貴因時而知變。又貴因事而知變。苟謂時可寬而一乎寬。或可嚴而一乎嚴。猶未知寬嚴之變者也。謂時可簡而一乎簡。或可煩而一乎煩。猶未知煩簡之變者也。皇上垂統方新。比

之於周。則正成康制禮作樂之會也。其道宜用詳。擬之於漢。則又文景與民休息之會也。其道宜用寬。此

二句是三天。
大然乃活潑
潑也。

今日之時則然也。然以其事論之，則又有不可概論者。愚請得指其一二，而其他可以類推焉。今日之宜詳者，莫大乎尊卑上下之差別。宜簡者，莫要乎簿書文移之虛名。宜寬者，在錢糧之誑誤。詔獄之株連。宜嚴者，在吏胥之舞法。守令之貪汙。尊卑上下之辨，所以節淫侈，定民志也。今胥隸得與縉紳同服，商賈得與公卿齊飾，而法制不立，其閒將何所底止乎。宜命禮臣酌其差等，不厭精詳，務爲定式。庶貴賤不踰，而朝廷之名器是爲重於天下。此以詳爲貴者也。簿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五

書文移。上下所憑以爲信者也。然舍上之施於下者，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下之申於上者，亦非必其盡行也。以應故事而已。而徒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成其所欲。此可不思所以省之乎。宜務在必行，不爲虛文。庶官吏得盡心於職業，亦以少損姦豪之虛僞。此以簡爲貴者也。錢糧之催徵不可寬矣。然以分毫之拖欠，而遭黜革，以限期之稍踰，而加譴謫，不已甚乎。詔獄之審錄有不得已矣。然以一事之蔓延，而累及千百，以一人之有罪，而禍及親屬，不已甚乎。

二句是主腦。
夫其乃仁義
兼寓其中。

青難陳意。全是
孟子胸襟。

此宜以寬爲貴者也。吏胥之舞法亦既屢申飭矣。而舞法者自若。守令之貪汙亦既屢申飭矣。而貪汙者自若。豈非舞法貪汙者未必盡發覺。發覺者未必盡加誅乎。此宜以嚴爲貴者也。故愚嘗論之曰。寬而詳者爲體。嚴而簡者爲用。此今日之中道也。致治之謨無踰於此。雖然猶有進焉。夫寬嚴煩簡者。治之迹。而非治之本也。治之本在。皇上之一心。漢唐宋所以不如三代者。非獨其政之未盡適中。亦其心有未純焉。是故以至仁爲心。而無雜乎偏私。以主敬爲心。而無入乎怠弛。此又。皇上用寬用嚴用煩用簡之本。苟無是心。雖施之政事者盡得其中。亦漢唐宋之治。而非唐虞三代之治也。豈天下之所望哉。

謀斷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獨斷而成者也。亦未有不合衆議而能斷者也。以斷而成其議。則是非一。而不患有聚訟朋比之紛。以議而濟其斷。則衆論諧。而乃以見師濟一心之盛。三代之隆。其時議論不盡見於詩書。然嘗由周官所云。議事以制者推之。則知當日建

官畫井。凡 國家大典，必博訪羣臣，各陳得失。然後諸大臣裁斷於上，不因其紛紜滋擾而厭之，惟斷之以理，而不惑於似是，是以政成事立，而天下便之。向使止任一己之見，而不參考於衆論，參考於衆踏，而或厭其滋擾，使之顧忌，而不敢盡言，則利害必不能盡晰，是非必不能盡當。雖聰明齊聖之君，秉德迥知之相，亦豈能致天下之治如當日之盛哉。三代以下治不古若無他，或衆議紛紜而上不能決，或君相多忌而公論鬱塞，是以知者不敢言，言者不敢盡，而政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四

日以乖，然則議論之得失，其關於時政，豈淺鮮耶。愚竊觀今日議論之弊，與前代異。前代之弊，在議論之多。今日之弊，在議論之少。 國家創制立法，斟酌古今，羣臣章奏，未嘗不下部議，事稍重大，未嘗不下諸大臣會議。然愚以爲議論之少者何也。前代議論，惟其執偏挾私而不欲言則已。苟其胸中所欲言，則未嘗有所忌諱。今 朝廷雖大開言路，無有忌諱，而議者未能深體上意，往往跼踖而不敢盡，是以雖章奏日上，而試問引裾折檻者何人也。碎首玉階者何人

也。言及乘輿而天子改容。事關廊廟而宰相待罪者何人也。惟其角立門戶者則言之。浮泛塞責者則言之。至於社稷之大計。生民之利病。則固未當盡陳於上。議論既少。上之人雖善斷。亦豈能盡晰其利害。盡燭其是非。而罔或不當哉。故愚以爲今日要務。非有以大破其忌諱之見。而廣開議論之門。不可。議論之門既廣。其間雖不無蓄疑懷私。雷同諉卸者。雜然並出。然在上之人。有以斷之耳。非所患也。今人皆曰。宋人議論多而成功少。所以不振。然熙寧元佑之敗。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五

壞者。議論也。慶曆嘉祐之致治者。亦議論也。洛蜀朔黨之分爭者。議論也。韓范富歐之相濟者。亦議論也。議論果何負於人國哉。若夫斷之之道。則愚又得而言之矣。天下事。未有不講究於平日。而能獨斷於臨時者也。不講究而能斷者。其所謂斷。亦斷其所斷。而非聖君賢相所謂斷也。是以古之帝王。雖聰明天亶。必親師傅。必誦詩書。正直之士。未嘗一日離於側也。規誨之言。未嘗一日絕於耳也。而其大臣。亦相與考究古今。洞晰事幾。是以事至而不惑。言入而卽辨。此

文僅千字
引古沈令
論得簡潔
明淨又不
激不隨洵
是奇文。

三代之世。所以能總衆論而歸於一也。今皇王將
總攬萬幾。宜勤御經筵。留心典墳。而又選方正博聞
之士。日侍左右。與之講道論德。究晰民瘼。執政大臣
亦時時親近儒生。考求義理。虛訪利病。天下之事既
熟悉於中。一旦臨事出其所素定者。斷決於上。必能
使衆論歸一。疑似不淆。既無盈庭莫執之憂。又無偏
僻自用之病。以此爲政。何政不成。以此圖事。何事不
立。是文武再見於世。而周召畢散。韓范富歐復生於
今也。亦在君相加之意耳。豈憂天下事之不可斷哉。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去

銓政

人才不患其壅滯也。天下之才無窮。而朝廷之官有
限。以有限之官。給無窮之才。前後相守。歷歲月而不
能卽登庸者。勢也。是惟上之人有以鼓舞之。使已仕
者樂於其職。而不見有陞轉之難。未仕者安於在下。
而不覺其選授之遲。上之人徐擇而用之。才愈多。則
官益得人。用之愈遲。則天下之才益磨厲。而有以效
於上。故鼓舞之道得。則壅滯之端泯。善用才者。患無
以鼓舞之。不患無以疏通之也。自古人才之多者。莫

如三代。建官之少者。又莫如三代。然三代之時。不聞有壅滯之患者。無他。鼓舞之道得焉耳。後世之人才。非加多於三代也。建官非加少於三代也。然而常患其壅滯者。無他。鼓舞之道失焉耳。今國家選法。初授者。以考定先後爲序。陞遷者。以歷俸多寡爲序。一出於至公矣。乃出缺有限。選途日艱。宜執事鯁鯁。以壅滯爲慮。而欲求疏通之法。爲鼓舞之道也。然愚以爲今日之銓政。當以鼓舞爲疏通。不必以疏通爲鼓舞。鼓舞之道。莫若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使中才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其遙陞轉之途雖難。而皆有旦夕可陞之望。則不見其難。如此尚何壅滯之足慮哉。此所謂於循格之中行破格之典。以鼓舞爲疏通者也。今日銓政之要也。若夫就疏通言疏通。則又有其道矣。一曰入仕之途宜清也。夫今仕路之所以壅者。以流品之太雜也。自科目而外。有任子。又有例監。有投誠。有府史雜流。此固朝廷所以廣用人之途。而不可偏廢也。然其中豈無冒濫而當核者乎。宜嚴其例。使一才一藝皆得踴躍於功名。而不至開僥倖之門。一曰考課之典宜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六

嚴也。夫不肖者安於其位。則賢才不得上升。宜令督察所屬貪污者。不時糾叅。而考課之時。不特一二等之擢者不得濫施。卽平常留任者。亦必奉身寡過。有吏習民安之便。而後使之久於其任。一曰辟召之法。宜叅用也。漢法長官得自辟曹掾。一時文學才俊之士。皆出其中。宜倣其制。令天下長官得辟。有出身士人爲掾吏。旣可息姦猾之風。而士之未就職者。亦得少展其才。此三者皆今日疏通銓政之道也。

談吏治於今日。欲舍錢穀刑名而講安民之術迂矣。然置安民之術。而止求全乎錢穀刑名。恐民不得安。而所謂錢穀刑名。亦不可得而全也。夫錢穀刑名者。必民安而後其效可奏。未有民不安。而錢穀刑名克奏其效者也。故善爲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外。故其始也。見有民不見有錢穀刑名。其繼也。民治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治。此兩得之道也。不善爲吏者。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外。不求錢穀刑名於安民之中。故其始也。見有錢穀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九

刑名。不見有民。其繼也。民敝而錢穀刑名無一之不敝。此兩失之道也。然則課吏之法無他。亦惟以民之安不安。課其錢穀刑名而已。今國家課吏。錢糧之稽遲者有罰。刑名之失出者有罰。此亦欲其就安民之中。兼全乎錢穀刑名。非欲其舍安民。而止求錢穀刑名也。乃奉行者不察。止顧錢穀。不問民力。止顧刑名。不哀民命。苟可以合考成之條。則腴民膏而不惜。苟可以免降謫之科。則致民枉而不悔。此甚非所以奉宣朝廷德意。而致天下於治平之域者也。夫治

必隨時而變。法必因弊而革。向者明季之吏治。弊在徇名而忘實。爲吏者借安民之名。而置錢穀刑名於不道。究之錢穀日耗。刑名日弛。而民愈不得安。故

國家立法。不得不微重在錢穀刑名。重在錢穀刑名者。所以求安民之實效。而無溺乎安民之虛名也。今日之吏治。弊在徇末而忘本。爲吏者以錢穀刑名之故。而日困其民。究之民困於錢穀。而錢穀愈不可治。民困於刑名。而刑名愈不可治。故今之立法。又不得不重在安民。重在安民者。所以正錢穀刑名之源。而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三

無徇乎錢穀刑名之流也。則所以稽吏治能否。而合於古之所謂吏者。其法有二。一曰於錢穀刑名之中。課其安民之效。夫錢穀之催徵。固急矣。然必催徵之有法。而不至以催徵病民者。方爲錢穀之最。刑名之問擬。固急矣。然必問擬之平允。而不至以問擬病民者。方爲刑名之最。此則就錢穀刑名爲安民者也。一曰於錢穀刑名之外。課其安民之效。夫錢穀固不可緩。而錢穀而外。如勸農課桑諸務。古有其制矣。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刑名固不可輕。而刑名而外。如讀法

之僅八百五十字。
論得察吏身
氏之道不遺
餘加先生難
非以才聞然
即此鴻論恐
賈馬亦退三
舍尤妙在歸
重安民為主
而以錢穀刑名
為實。

無得失是先生
雅志是古今通
論彼等字多年
利止國目前便
利者不且升底
之見矣。

憲老諸務古有其典矣。獨不可舉而施之乎。此則舍
錢穀刑名為安民者也。夫如是。將民安而錢穀日豐。
是安民。即所以為錢穀。而不必問擬之是急也。何吏
治之不可登。何古治之不可復。是在察吏安民者。一
舉而振之而已。不然而役役焉。所重在彼。所輕在此。
民生敝而逋欠益繁。姦宄益出。非所以為斯民計。亦
豈所以為錢穀刑名計哉。

漕運

漕運之法。三代以前無有也。以漕運而裕國。秦漢以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三

來不得已之策耳。夫以京師之重。而仰給於遐方。天
下無事。則有侵漁遲誤之弊。天下有事。則有咽喉中
梗之虞。此甚非所以久安長治也。謀國者當以三代
為常。而以秦漢為變。經其變。所以為一時之利。復其
常。所以為萬世之計。故竊嘗以為漕運無得失也。漕
運之多寡。即其得失。漢之初。漕山東粟。以給中都。歲
不過數十萬石。至其後。則歲六百萬。唐之初。歲不過
二十萬。至其後。則三歲七百萬。宋之初。亦不過數十
萬。其後四河所運至五百五十萬。夫其所以不得不

說五病源。
為之一嘆。

然手然手。

不可行三字斷定。

同聲一哭。

王者作用自有
遠慮在焉。

多者何哉。養兵之太多也。冗員之未盡去也。西北之
荒田未盡墾也。苟不去其所以不得不多之原。而馴
復於不漕自裕之法。乃區區講於漕運之得失。不已
末乎。國家定鼎燕京。仰給東南。漕運最爲重務。今
欲驟然廢漕。其勢固必不能。而以爲裕國之本。專在
於此。則非愚之所敢知也。愚請先就漕論漕。而徐探
其本計可乎。夫輸輓之所以愆期者。以沿途之留滯
也。欲沿途之無留滯。則莫若責之督糧諸臣。旗弁之
所以侵沒者。以收納之不精詳也。欲收納之精詳。則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五

莫若責之倉場諸臣。若夫海運與河漕並行。此固元
世已行之事。然愚以爲海運不可行也。元雖獲海運
之利。而今歲飄沒若干。明歲飄沒若干。數十年中民
之納於鯨鯢之口者。不知凡幾矣。至其季世。終以不
給。海運之效。亦可睹矣。以明祖之深謀遠慮。豈不知
海運速而河運遲。海運省而河運費。豈不知河海並
運。可以無咽喉之變。然卒舍海而就河者。蓋親見元
世之利害。而不欲以民生國計試之波濤也。况今海
氛雖靜。餘孽未盡。而可冒險以爭區區之利耶。河之

說云治病良
方為之一喜。

的是萬安之計。
惜無躬行之窮。
惜哉惜哉。

諷誦正濃。不意缺
已未規全約。抗脫
何已。

害漕者。在牽漕河諸水盡瀉入海也。故河決之世。陸
則病水。水則病涸。發則病水。去則病涸。齊魯病水。漕
河病涸。治之之法。以漕避河。不若以河避漕。夫河之
勢。合則易潰。分則自殺。誠於河之南北。相其地勢。析
其支流。條分而派別之。大者為川澮。小者為溝洫。則
勢分而河安。河安而漕安。此皆就漕論今日之良策
也。而裕國之本。則不在是焉。裕國之本。其必墾西北
之閒田。而寬東南之輸輓乎。墾田之所以無成效者。
非墾田之難。而未得其人。未得其法也。天下之大。豈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三五

無能罷騎兵。留屯田。如趙充國其人者乎。豈無能大
治諸陂。穿渠溉田。如鄧艾其人者乎。豈無能就高為
堡。列柵二十。如韓重華其人者乎。誠能重爵位。以尊
之一事。權以委之。久任使以俟之。必有竭盡忠力。出
而稱朝廷之旨者。然後為之清其疆理。缺

風俗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為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
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
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

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絲之辨。必爲之釐定而頒布之。而又爲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蕩泆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慄焉而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言

不寧。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爲迂闊而不暇爲。閒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如古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如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爲之所。愚以

爲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厭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爲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爲。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爲。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旣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爲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五

如此開論。不喜頌
禿唇焦。真萬不
得已之苦心哉。

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慕。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董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爲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爲州縣之師長。重其祿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序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

舉世皆然
奈何奈何

勢所必然
不揣其本
其末者乎

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綦嚴矣。而獨於奢儉淳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爲雕牆。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爲笑於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爲澆侈乎。宜勅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卽以風俗之淳疵。爲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莠民知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美

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共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尙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爲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三魚堂外集卷之三

終

